

勿忘血写的历史

「頃合い好し」と見て聯隊長は、正然と發烟筒に点火を命じた。二本の筒から放出する黄色いガスは、見る見るうちに煙幕の中心を穿ち、風速三秒の北風に乘つて林をくぐり抜け、はうよつにして、音もなく部落に迫つて行、部落の人々を、誰がこの恐るべき悪魔が襲いかか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を知る者があるだろうか。

「また次だ」血に狂う狼のような聯隊長は、人間の生命を奪う恐ろしい赤筒チックソク性ガ스에点火を命じた。海老原軍曹は、無表情のままに点火したのだ。

聯隊長山下は、さも満足げに、放出する煙の行くてを見送っている。悪魔の煙の先端は、すでに部落に侵入し、またたく間に完全に部落を呑み、一瞬にして残忍目を覆う生地獄と化した。

人々の怒り泣き叫ぶ声が、遠く煙を越えてくる。人々は七転八倒の苦しみの中で、子供を抱え、老婆を背負って、死の淵から脱け出すために、必死に走った。やつと西方の飛行場にたどり着きはしたが、誰もが激しい苦しみに、地をはいまわつてもたえ苦しんだ。

一人の老婆と五、六歳になる可愛い女の子は、激しい毒ガスのために、昏睡状態の重態に落としてしまつてしまつていた。誰もが燃えたぎる怒りをおさえることができず、口ぐちに、日本軍隊の非道なのだった。その目は火と燃え、こぶしが震えている。もしも日本軍が目の前に立っているなら、ひとたまりもなく引き裂かれてしまつたに違いない。それから約二時間は過ぎた……。

聯隊長山下に、現地調査を命ぜられた軍医中尉が、下士官、兵数名を従えて、部落民のところへの

(日)本多胜一等著・晓光

民衆等译



k265.6
13

95016

勿忘血写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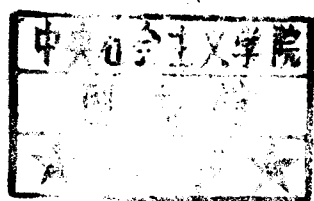
〔日〕本多胜一等 著

晓光·寒溪等 译



200215533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王伊伟

封面设计:李鸿飞

DK8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勿忘血写的历史/.〔日〕本多胜一等著,晓光、寒溪等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8

ISBN 7-5006-1996-0

I. 不… I. ①本…②晓…③寒… II. 侵华事件-日本-
1937~1945 N.K26 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059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25 印张 93 千字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6.80 元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会长 王道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历史，又是一部饱经沧桑的历史。既有悠久历史和昌盛时期，也曾备受列强欺凌和蒙受屈辱。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掠夺、残酷的迫害和蹂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军民伤亡 3500 万人，损失了难以估量的国民财富。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列宁有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为了让广大青年牢记血写的历史，用以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宏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持编译了这本书。

此书的主要部分，是由日本进步作家本多胜一先生等人，从 70 年代来中国，在追踪当年日军侵华暴行遗迹的采访中，得到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写出的报告文学；另一部分，是由

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以他们自己耳听、目睹和亲手制造的罪行写成的回忆文章。他们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当年日军侵华的累累罪行。打开本书可以看到：在震惊中外的平顶山大惨案中，日寇杀害 3000 多无辜百姓，用炸药将山崖崩塌，掩埋尸体，企图掩盖罪证；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有 30 多万人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南京城里尸骸遍野，血流成河；在惨无人道的潘家峪惨案中，当时有 1300 个村民，被日寇杀害的就有 1230 人，仅有几十人死里逃生；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日寇还极其残暴地用施放毒瓦斯，用活人做细菌试验残杀中国人民，甚至像野兽一样，以杀人取乐。他们无耻地开展“杀人比赛”，夺标领赏；有的用刺刀将婴儿挑在枪上，嘻笑取乐；有的用刀枪挖眼刺鼻，砍耳割舌；有的奸淫妇女发完兽性之后，还将她们开肠剖腹、刺胸割乳，其手段之残暴，令人发指。

本书介绍的仅是日军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无数惨案中的一部分典型。在日军占领的地方，到处都是侵略者施暴的场所，其累累罪行到处可见。当时我在东北鸡西煤矿城子河矿当劳工。我们从山东来到此矿的同乡 200 多人，不到一年时间，由于受日寇的残害，死得只剩下几十人。当时我只有 15 岁，晚上不敢出门，因为夜间行走，经常被死尸绊倒。在上下班时，经常碰到一辆辆卡车，上边拉的全是赤身露体的死尸。中国大好河山破碎，中华民族蒙受耻辱。

有屈辱就有抗争。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抗争的历史。为了救亡图存，维护民族尊严和

领土的完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出许多钢铁将士和英雄豪杰。本书介绍的不屈的女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的王将军，以及千千万万“宁做抗日鬼，不当亡国奴”的人们所进行的英勇反抗，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残暴侵略者所表现的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精神。正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斗争，才挽救了民族危亡，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忘中华民族过去蒙受耻辱的历史，不忘中国人民雪洗国耻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不忘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才会真正懂得今天，珍惜今天，更加奋发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美好的明天。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民族，它要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团结奋斗，自强不息。100多年来，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所以受了那么多帝国主义列强的随意摧残，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者反动腐败。他们只会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而对帝国主义列强却是屈膝、投降，致使国家遍体鳞伤，人民形成一片散沙。历史还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贫穷衰弱。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我们应该牢记历史，居安思危，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志向，发扬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勇于投身到捍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行列中去，在洒满汗水的练兵场上，沸腾的工地上，希望的田野上，培育新人的课堂上，科学试

验场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切力量，为中华民族迈向新世纪谱写新的振兴史、创业史！

本书揭露的日军侵华罪行的文章，都是出自日本人的手笔。他们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 50 年前的血的历史教训，不惜揭露自己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所犯罪行的疮疤，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所以要这样做，日本著名律师小田成光先生在给本书写的《没有时效的耻辱》一文中作了明晰的叙述。在这里，我代表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对本多胜一先生、高桥哲郎先生、富永正三先生和小田成光先生等谨致谢意。

目 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
平顶山事件·····	(1)
“矫正院”及日军统治下的黑暗世界·····	(5)
万人坑·····	(13)
南京大屠杀·····	(19)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引起的一场笔战·····	(25)
潘家峪惨案·····	(31)
毒瓦斯·····	(53)
杀人魔鬼·····	(58)
野 兽·····	(68)
活地狱·····	(74)
母与子的惨死·····	(80)
刺刀下的孕妇·····	(87)
虐杀农民·····	(95)
轮奸少女·····	(103)
731 细菌部队的暴行·····	(109)

不屈的女英雄赵一曼·····	(125)
英勇就义的王将军·····	(133)
善战的民兵·····	(141)

没有时效的耻辱

——写于《勿忘血写的历史》出版之际·····	(148)
------------------------	-------

平顶山事件

(日) 本多胜一

当驻越南美军在越南犯下屠杀全体居民的索米事件、巴兰阿事件被公布于众时，一般的日本人都会联想起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行。本书涉及到的南京事件，也许是因为远东军事裁判时提到了，所以在日本成为一般性常识为人所知（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却无人知晓）。如果要举出日军所犯下的与索米事件类似的大屠杀的例子的话，与其说南京事件，不如说在此以前就发生了的抚顺平顶山事件更为合适。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在索米事件报道之时，能把它与平顶山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人，除了直接关系者外，绝无仅有。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平顶山事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本书的《潘家峪惨案》中作为典型而提到的“三光政策”这一众所周知的作战方式，是象征着日军的末期已经来临时有组织进行的。但是，在本质上完全相同的惨无人道的虐杀事件，早在日中战争的初期阶段，即“九·一八”事变（日本方面称为满洲事变）的第二年，即1932年就已经发生了。这就是抚顺郊外的平顶山事件。我采访了事件爆发时，奇迹般生存下来的极少数村民当中的三个人，向他们询问了当

时的情况。其中最年长者夏廷泽详细地介绍了全部过程，然后，韩树林和赵树林又进行了补充。他们三位都是煤矿工人，以不平静的心情讲述了事件的经过：

1932年的阴历8月15日，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义勇军游击队，袭击了日军占领下的抚顺煤矿。游击队袭击后就立即撤退了。日军为了报复，把游击队进攻之前曾经集结过的地区，即平顶山一带的居民，统统戴上“与共匪勾结”的罪名，实行了全部杀光的政策。第二天，黎明来临时，三辆卡车运来日本兵，把约400户3000余人的村落包围了起来。

我们站在平顶山西侧的山坡上，一边俯视当时事件发生的现场，一边在雨中听夏廷泽为我们叙述当时的情景。

日本兵分三路散开，包围了村庄。间隔两三尺排成一列，端着刺刀，把村民们赶向西侧的山崖下。缠足的老太太摇摇晃晃走不动，就被他们用刺刀捅死。母亲呼唤孩子，孩子呼叫母亲，悲惨的哭声震荡了整个村庄。

村民们都被赶到了西面的山崖下，这里曾经是日本人的牛奶场。山崖下边由于工事运土而形成一片浅洼地。士兵们朝着被赶来的村民们打着手势，命令道：“坐下，都坐下”。村民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整个地面黑压压地都被人群覆盖住了。这时，一辆卡车出现在人们面前，车上的机关枪搬下来了，并排摆在地上。日军朝着山崖下密集的人群疯狂地扫射。

夏廷泽向我们展示了他当时被机关枪打伤的胳膊上的伤疤。当机关枪开始射击时，夏廷泽和他哥嫂坐在一起。夏廷

泽坐的地方稍微低点，就朝他哥哥说：“往这边靠点。”他说：“我哥哥刚要站起身时，被子弹射中头部，当场就死了。我嫂子惊呆了，她抱着我哥的尸体不松手。哥哥被打死的刹那间，他那刚满 20 个月的孩子掉在地上，我伸出左手抓住他，把他抱起来。就在这时，两只胳膊被子弹射中了。由于过份紧张，几乎没感觉到疼。我用右手紧紧地抱住孩子，朝着南面的洼地跑过去。”大概有五六个人拼死地穿过洼地，除了夏和另外一个轻伤外，其他几个人都因伤势过重很快就死了。逃到豆子地里的夏廷泽，抱着孩子爬在地上，等待天黑。从屠杀现场跑脱的只有几个人。

屠杀现场现在已变成一片树林。知了在叫。那时村民们在机枪的扫射下倒成一片，尸体压在一起。其中有些人没被打死，也和尸体一起倒下。鲜血染红了大地，惨不忍睹。估计有一半人被打死后，机枪突然停止了扫射。日军吹起了哨子，作出要撤走的样了。活着的人本能地一下子站起来，要逃走时，哨子又响起，机枪又重新开始扫射。

第二遍机枪扫射之后，士兵们端起刺刀，踏上死尸，用刺刀挑，用靴子踢，寻找是否有生存者。哭叫的孩子都被他们刺死了。那些躲过机枪扫射的人，也几乎都被杀死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奇迹般地逃脱虎口的极少数生存者，这里边除夏廷泽外，还有当时还是少年的韩树林和赵树林。大屠杀现场附近，现在已铺通了道路。在道路旁边，至今仍能挖出牺牲者的遗骨。

“我们挖一下看看”，夏廷泽他们在路边用手挖着土。突

然，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块块、各种部位的骨头。多数是孩子的胸骨，在雨中，手里拿着幼儿的骨头，夏廷泽他们不禁又流下了悲痛而愤恨的泪水。

为纪念这一悲惨事件，在西侧的山坡上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在这座碑的背后的纳骨堂里，安放村民们们的遗骨。由于收容不下，只安放了一小部分。

殉难纪念碑前站着三位证言人：赵树林、韩树林、夏廷泽。当时把赵树林紧紧抱在怀里的赵的母亲，被机枪打伤后，又被鬼子从背后用刺刀捅死了。赵树林藏在母亲的尸体下，躲过黑夜，趁天亮之前逃到矿工宿舍，才算留下这条命。

大屠杀的第二天，日军用卡车运来石油，浇在用尸体堆成的山上，大火一直烧到当天夜里，散发着浓烈的臭焦味。一些受了重伤但还活着的人，也被活活烧死了。几天以后，日军用炸药把山崖炸塌，把惨遭虐杀的尸骨埋了起来，企图销毁罪证。3000多村民，就这样被日军残暴地杀害了。逃脱者仅有十来个人，成了孤儿的韩树林和赵树林只好去流浪乞讨。

被埋起来的尸体现场，在我去采访后不久，就被挖掘出来。盖起了供参观用的屋子。现在去参观时可以看到许多当年死难者的遗骨。

（晓 光泽）

“矫正院”及日军统治下的黑暗世界

(日) 本多胜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世界上仍存在着很多旧殖民地。日本的殖民地包括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即所谓的“满洲”）。……伊藤正孝的报告文学《南非共和国的内幕》（中公新书），描述了一个少数白人残酷压榨黑人的血淋淋的世界。当年，侵华日军制造了一个同样的或者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世界。

第一部《平顶山事件》的报道，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后，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些人说，他们对虐杀事件过去毫不知晓，表示反省和惊愕。也有少数人来信说，“这是中国方面捏造的。”在去过中国东北地方的许多日本人当中，也有人认为这是“无法相信”的。一挖就能挖出这么多幼儿的遗骨，单单这一事实就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不是捏造出来的谎言！

其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南部及波斯顿附近的“上层”家庭中，在“自由”和“民主主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他们不可能了解卡斯坦将军把印地安村里的妇女儿童统统杀光的事实真象。西贡的法国人的“优雅家庭”中的小

姐、先生们，也不可能“知道”殖民地统治下的越南人受到怎样残酷的镇压。

奉天（现在的沈阳），曾有几十万日本人单独的居住区。这些以征服者的特权，过着“和平”生活的“善良的日本人”，对以下所介绍的“矫正院”的生活，对中国东北父老乡亲们的种种灾难，也会觉得“难以相信”。他们可知道，正是有了像“矫正院”和东北人民这样的灾难，他们的所谓“和平”生活才能够得以保证。

我认为，即使是那些亲眼看见中国人民在受苦受难的日本人当中，也有许多人无法想像中国人的世界。正像对北美的一般中高阶层的人来说，即使是直接看到受压迫的黑人和墨西哥族市民的悲惨生活，他们也无法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一样。因为对剥削者、侵略者、压迫者来说，眼里就根本没有被剥削者、被侵略者、被压迫者的“存在”。

1937年由住友财团在沈阳建造的机床厂，现在已发展成现代化的大工厂。伪满洲国时的住友工厂，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惩罚“犯人”的劳动场所。在这里劳动的工人，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工，给日本人的守卫敬礼，从给中国人专设的门进去。宿舍、食堂都是和日本人分开的。领到的工资低得连一个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工厂里，没有一个日本工头不打中国工人的，也没有一个中国工人没挨过日本人的打。工厂的大门旁边，有一棵柳树，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这里就是拷打工人的刑场。日本工头经常把工人反捆上手，吊在树上拷打。证言者之一马桐林告诉我：一天，一个叫“川本”的

日本警备长，把一个工人绑到这棵树上，用鞭子一直打得晕死过去，然后用冷水把他浇醒，送到郊外的警察局，像这样被送走的工人很少有人能平安地回来。还有一个工人，被“川本”打得晕死过去后，扔在寒冷的雪地里，被活活地冻死。

这种用来拷打工人的柳树，在鞍山的铁管铸造厂里也见到了。伪满时叫“久保田铸造”。当时究竟发生了多少悲惨的情景，柳树就是历史的见证。

久保田铸造工厂的中国工人们，每天从大门口旁边的一个小门出入，早起晚归。每天早晨都被迫向供在这里的日本人的祠堂祈祷，忘记了就要当场挨打。下班的时候，还要全体在这里接受搜身检查。搜查是否有人把工厂里的东西带走。不管是雨天还是雪天，都要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检查。胡殿录就有过一段悲惨的经历。

当童工的胡殿录，一天，在接受搜身检查时，突然，一个叫“富士森”的日本看守大骂道：“你这个小偷，把他从队里拽出来。”“富士森”挥起拳头用力把他打倒在地，又用鞭子踢他，顿时他血流满脸。他这个年龄在日本应该是读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当时，站在他身后的父亲，一个劲地向日本人解释，孩子口袋里的钉子不是偷的，只是忘记把剩下的钉子拿出来。于是，“富士森”更加变本加厉，把他父亲也拽出来，用棍棒使劲打他的头，昏倒在地的父亲又被“富士森”朝腰部和腹部乱打一阵。父亲嘴里流出鲜血，晕死过去，到第二天早晨也没苏醒过来，惨死在家中。

抚顺煤矿的红旗矿副主任刘振山，背上有一块很大的烧

伤痕迹。1943年9月的一天，还是童工的刘振山正在坑内干活，坑道里突然发生了瓦斯爆炸。刘振山正在离坑道出口不远的地方，坑道里都是烟，他趴在地上，爬了出来，但背上被烧伤了。日本人站在坑道入口附近，命令中国人首先把马达和传送带从坑里搬出来。机械搬出来后，竟不顾坑里还有6名中国人，就把入口封闭了。这种处置方法是瓦斯爆炸时司空见惯的做法。刘振山他们是前一年的二月被强行抓到煤矿当劳工的。一起来的同乡有40人，到日本投降时，活下来的只有6个人。

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公布了治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到处设立了“矫正院”。三个人聚在一起说话就被视为政治犯，吃白米饭就视为经济犯……许多中国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矫正院”。抓进来的人有的因为恶劣的环境和腐烂的食物而生病，有的被拷打致死。因此，“矫正院”周围的居民编了这样的歌谣：

矫正院是阎王殿，
活着进去，
死了出来。
失踪者数不清，
白骨堆成山。

那些因为生病和被拷打致死的中国人，被集中扔到“矫正院”前边空地上挖的坑里。尸体上的衣服被剥光，因为没用土掩埋好，就被野狗撕食。现在，扔死尸的地方变成了田